

ZAZHI CHUBAN LUN

杂志 出版论

〔韩〕安春根 著

東方出版社



ZAZHI CHUBAN LUN

杂志 出版论

〔韩〕安春根 著 张明惠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一禾

装帧设计：金 朔

版式设计：朱 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杂志出版论/ (韩) 安春根著; 张明惠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3

ISBN 7-5060-0381-3

书名原文: 杂志出版论

据韩国汎友社1988年版译出

230
CG I. 杂…

II. ①安…②张…

III. 期刊—出版工作

IV. G230
56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5插页

字数: 103千字 印数: 0—1000册

定价: 3.50元

作者致中国读者

尊敬的中国读者：

这本书原本用作韩国各大学的教材，意外的是，竟受到了一般业务人员的热心关注。更使我惊喜的是，拙著竟然在被称为“世界之中央”的中原大地上结出了珍贵的果实，我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

基督教的《圣经》上有这样的说法，一个果子从树上掉到地上腐烂后，会结出更多的果实。我的这一粗陋之作，能够被戴文葆先生的慧眼赏识，并得以出版，我由衷地表示感谢。

我热切希望拙著作对韩中文化交流作出微薄的贡献。谨向为出版此书起到助产作用的出版社的同仁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话说得太多，反而会冲淡“由衷感谢”的本意，故就此搁笔。

安 春 根

1993年1月12日

中译本序

庄周在《齐物论》中假托杜骛的长梧子发过高论：“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搆生乎！”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宣称：死亡是使烦恼的人生得以自拔的唯一途径，因为它不给人以任何有待实现的东西，使人从普通人当中解放出来。我是一个平凡普通的常人，也是一个尘缘未尽的俗人，不能像体道之士看待死生一如，进入达死生、齐物我、无是非的精神境界；我也不相信什么“英雄的”悲观主义，生命只有一回，“死生亦大矣！”今年2月下旬，当我间接听到本书作者安春根先生猝然死去的信息，我多么希望那纯属海客误传，斯人犹在；同时我曾知道他有宿疾，为之不怡累日。

不久，噩耗终于证实了，安春根先生确然谢世了！而且，恰恰是2月21日为我寄出他致中国读者的信的后一天大去的。真是天地不仁，造化无情，使我格外伤悼！

我与安春根先生相熟不过是最近五六年的事。如果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是无缘结识韩国和日本国的同行们的。由于所执的业相同，彼此都一见如故。结缘首先起于东京。那还是1987年秋，“扶桑正是秋光好”（鲁迅诗句），承日本国外务省的邀约，我东渡访问了著名的大学及其研究所，公立图书馆

和博物馆、科学馆，以及久已闻名的几家出版社和神保町的书店，并会见了学术文化界人士。

一天下午，在霞关外务省三楼与日本岩波书店、三省堂、东方书店、讲谈社等同行座谈后，由大原由利子女士与讲谈社的加藤先生陪同，应约趋访日本出版学会，与清水英夫、箕轮成男、林伸郎、金平圣之助诸先生会见。汉城的韩国出版学会旋即得知我们的会晤。到1989年10月，出版国际论坛第四届年会在东京举行，清水先生邀请中国同行们出席，我与上海宋原放先生、赵斌先生、香港陈万雄先生及北京邵益文先生前往与会，由此结识了安春根先生与韩国出版界及大学出版、新闻学科的先生们。这就是我们友好联系的直接端绪。也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本《杂志出版论》赠送给我作为纪念。

1991年暮春时节，退居韩国出版学会名誉会长的安春根先生，和接任出版学会会长的尹炯斗先生，以旅游者的身份来访中国。承他们多次打电话找我，亟望在离开北京去长春前一见。当时我正埋头编辑《宋庆龄选集》，为免杂事干扰，被拖去独自住在国颐宾馆南楼。一日清晨，我赶到京广中心时，安先生将尹先生介绍给我，他们诚挚地希望我秋季去汉城出席出版国际论坛第五届年会。安先生担心我工作太忙，几次叮嘱我一定要去参加。他还不无感慨地告诉我，尽管中韩两国相距这么近，但由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他为实现这次访华旅行，前后联系了四个月之久。他非常高兴，终于实现了多年的想望。合影留念后，他们一行便匆匆前往机场了，留给我的是一往情深的对华友谊。他们希望加强联系，并开展图书贸易活动。

1991年10月中旬，我与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邵

益文君，经香港、台北，联袂到达汉城。安、尹先生等在机场迎接，当即到著名的“无名村”用晚餐，而后下榻风景优美的学院区云霄宾馆。很可惜，中国版协副主席宋原放先生，因在沪来不及办理签证手续未能成行，我原盼望与他偕行的。

在出版国际论坛第五届年会期间，安先生和韩国许多先生们，表示希望第六届年会能在世界文化古城北京举行。安先生在会下还写了编辑人应遵守的五项原则，和我们商讨，并盼能在未来的北京会议上发表。他写在一张小纸片上，都属于编辑者应遵的准则，要求尊重学术，实事求是。这本是我们在日常业务工作中一贯执行的原则。他见我们欣然同意，非常高兴。可憾的是，匆促商谈间，我未录下原文。我原是深信我们一定能在北京会议上讨论的啊！

在汉城会议的临别宴会前，安春根、尹炯斗和李钟国先生等，要求我在即将举行的宴会上讲话。日本方面，请清水英夫先生讲话。匆促之间，我来不及准备文字稿，还得首先即席发言。我考虑到我们是紧邻，山水相连。从殷商到唐宋，双方联系不绝。尤其是中国明朝与朝鲜李朝，共同抗击了外国侵略。到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东北亚，双方遭遇到同样的命运，不少志士仁人并肩为独立自由而战斗。近四十多年来的阻隔，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段曲折。我得坦率讲述个人的直感。我说到我国唐朝诗人王勃有两句著名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这样说：“比邻若天涯的不正常情况会改变的。”大厅里爆发了掌声表示同意和殷望。我郑重表示，希望1993年在北京相聚，并愿为之实现而尽个人绵力。后来终于建交了，今年8月决将在北京举行出版国际论坛第六届年会，

邀请书已寄往汉城和其他各国首府。安先生2月21日来信中还说,“尚未收到今年8月国际出版学术大会的‘招请状’呢”。其后尹炯斗先生来信说,安先生已经不能莅会了。这篇应我约请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竟成为他的绝笔!

1990年间,我将安先生的《杂志出版论》介绍给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吴道弘先生。吴先生还兼该协会学术工作委员会主任,本职工作是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他多年致力于出版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也很重视《杂志出版论》,特约朝文翻译家张明惠女士鎔译。她通读全文后,作出评价,感谢她为读者写出助读性质的前言,我在这里只说明我得到此书的原委,不再赘述其内容与特色了。

展读遗著,令人感伤的是,再也不能与作者切磋讨论了。追思昔游,犹在心目,哪儿料到几天之间,便凋丧物化,言之伤心!现在安先生大著中译本问世,对我们中国出版工作者说来,不仅仅是同行友谊的纪念品,更重要的意义是,标志着中韩出版文化交流的新起点与新贡献。春根先生英灵有知,亦当含笑于天际。

至于我们彼此之间,永远不能再像昔日那样的游处了。但是,梦中是没有死亡的,肯定会再见作者的音容笑貌。

戴文葆

1993年4月7日夜

译者的话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杂志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1992年全国在新闻出版行政机关正式登记出版的有6000多种期刊,全年各类杂志的出版总数是23.8亿册(据《出版发行研究》1993年第1期公布的数字),真可谓百花争妍,满园春色。1992年5月又成立了中国期刊工作者协会,可见期刊的出版发行,已引起了各方的重视。但是,对于杂志的编辑和出版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迄今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也是凤毛麟角,如1965年香港出版的《杂志编辑学》,1980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的《期刊工作浅说》(赵燕群编),1980年台湾出版的《现代杂志编辑学》(台湾张觉明著),199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书刊编辑工作入门》(湖南版协编),1991年该社又出版了徐柏容著《杂志编辑学》。至于有关杂志编辑学的译著更是寥若晨星。因此,编译介绍外国有关杂志编辑学的论著,广泛提供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实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本书作者安春根先生是位著述颇丰、深孚众望的韩国出版家,除本书外,尚有许多出版学的专著,如《韩国出版文化论》、《出版概论》、《韩国版本学》、《韩国出版文化史大要》、《出版社会学》等。1969年他创建韩国出版学会,被推选为会长。现任中央大学新闻广播学院客座教授。1989年在东京召开的

出版国际论坛第四届年会上，作者与我出版界著名学者戴文葆先生会晤，并赠其新著《杂志出版论》一书，以资留念。现在我们将此书翻译出版，不仅对中韩文化交流和中韩人民的友谊有所促进，而且对了解韩国的杂志出版情况也大有裨益。特别是在中韩建交之初，此书得以问世，似更添了一层新的意义。

《杂志出版论》全书虽不足十万字，然而言简意赅，旁征博引，收集了东西方许多学者有关杂志的论述，除报纸、词典外，书中引用杂志编辑学的专著达 27 种之多。作者在序言中说：“本书内容虽然贫乏，但是确实尽现实之可能综合了世界上所有的理论。”书中除了大量涉及西方杂志的出版和研究情况外，还较多地介绍了日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情况，如书中谈到我国 1904 年创刊的《东方杂志》获得成功，作者还将本人的著作《韩国出版岁时论》与我国林语堂先生的见解作了对比，认为出版物的内容随季节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特别是对韩国有关杂志编辑学研究情况的介绍更为详尽，此乃本书一大特色。

关于杂志的使命，作者认为：“为什么要发行杂志，对此可以有各种说法，但至少不是为了个人营利的目的或几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因此发行杂志可以说首先就是为了开发读者的智力”。他又说：“近邻日本等东方国家把杂志称为书店之花，杂志把书店柜台装点得十分华丽，它占了书店销售额的很大部分……吸引着众多的顾客。”作者还针对日本等国的出版的特点指出：“杂志不仅是书店之花，而且是书店的生命线。”

本书作者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博采众长,例如关于杂志的历史,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在杂志的历史上,最早的杂志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对此却有不同的说法,可见对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奠定牢固的基础。”对此,在一些有关杂志的论著中,有的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杂志是1663年在德国创刊的《启发月谭》。有的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一本现代杂志是英国的爱德华·凯夫创办的、于1731年问世的《绅士杂志》。有的认为杂志源于法国。本书作者在列举了日本图书馆协会、韩国杂志协会、美国学者等的论述之后,则认为“1665年巴黎高等法院审判官德尼·德萨洛创办的《学者》……是世界上最早的杂志”之说是持之有故的。也就是说,他同意法国是杂志的母国的说法,仅举此例,可见一斑。

书后附有《少年韩半岛》等多种杂志的创刊辞,为研究韩国杂志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翻译时,删去了书后附条中的个别发刊词和索引,尚祈读者见谅。

在翻译过程中,承蒙林穗芳先生不吝赐教,特别是对有关英语的段落,悉心斧正,并热情提供参考书刊,在此谨表深切的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译文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张明惠

1992年秋

前言——杂志的效果

1914年,《新文界》月刊曾就杂志是什么这一主题,举办过有奖征文。有一篇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杂志是文明区的大宝鑑,是学术界的良师益友,获二等奖;另一篇文章认为,杂志是促进文明之机关,是发展学识之锁钥,获三等奖。综合这两种论述,可以说杂志是宝鑑,是良师益友,是机关,是锁钥。另一方面,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曾活跃于我国文坛的诗人林和,1938年5月在评论性刊物上发表了《杂志文化论》一文,认为杂志是历史书的补充,是批判精神的生路,是文化机关。杂志如能竭尽本身之职责,就能具备上述多种重要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正确认识杂志本应承担的职责。本书论述了杂志为认真履行本身职责所必须解决的各方面的问题。在先进国家,正规大学都设有杂志专业学科,而在我国,结合实际业务对杂志进行理论研究尚不具备条件。面对这一现实,我的论述是否切合实际,尚可存疑,但至少不能否认杂志的几种效果,给我们带来了实际效益。第一,能使作者较为容易地首次得到社会公认。无名之辈发表了文章,就有可能于一夜之间成为引人注目

的作家；第二，能载多位作者于一车，使之与读者见面。能集中众多知识界人士于一处，使读者见到各自想要晤面的作者；第三，能提供机会在浩繁的文章中选择能刺激新的创作欲的文章；第四，刊登在杂志上的文章能给教科书或其他著作提供有用的资料。如果能认识到杂志有如此重要的职能，那么在编印或阅读时，对杂志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崭新的认识。

本书内容虽然贫乏，但是确实尽现实之可能综合了世界上所有的理论。尹炯斗社长对我国出版理论的确立给予了异常热情的关注，在他的特别关怀下，我才有可能对曾连载于《出版学研究》的这本书重新进行修订。

汎友社编辑部为出版此书，竭尽心力，在此向他们致以深切的谢意。

安 春 根

1988年7月12日

目 录

前 言——杂志的效果

序 说

1. 杂志的语义 1
2. 杂志的定义 6
3. 杂志的历史 11
4. 杂志的种类 21
5. 杂志的内容 29
6. 杂志的构成 35
7. 杂志的功能 41
8. 杂志的使命 47
9. 杂志的评价 51

实 践

1. 杂志的发展 58
2. 杂志企业 63
3. 杂志社 75
4. 杂志的读者 80
5. 杂志的计划 91
6. 杂志的编辑 97
7. 杂志的文章 103
8. 杂志的装帧 106
9. 杂志的制作 112
10. 杂志的经营管理 117
11. 杂志的销售 124

附 录 各种杂志的创刊辞

序 说

- | | |
|----------|----------|
| 1. 杂志的语义 | 6. 杂志的构成 |
| 2. 杂志的定义 | 7. 杂志的功能 |
| 3. 杂志的历史 | 8. 杂志的使命 |
| 4. 杂志的种类 | 9. 杂志的评价 |
| 5. 杂志的内容 | |

1. 杂志的语义

“马丁·路德及其一派利用恰于此时(1450年前后)发明的印刷术,以小册子的形式诉诸公开的手段。这是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他们要在宗教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以街头群众为对象,既广泛又深入地参加到一般国民生活中去。可以认为,这正是近代杂志媒介所以能产生的远因。”^①

这是《西欧杂志媒介的生成》这篇论文开头的一段。由此

^① 韩国杂志协会编:《韩国杂志总览》,1972年版第118页。

看来,杂志可以说是小册子的变体。据公认的文献解说,所谓小册子,不过是没有装订好的几张印刷品加上纸封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认为小册子是未加装订的、包括封面在内的5—49面以下的不定期刊物,并说明英国在16世纪至18世纪间,曾用来申述宗教和政治的主张。^①

以上引用的两种说法都认为杂志的产生发端于申述宗教改革主张的印刷物,而在英国,曾用小册子来发表政治或宗教的主张。但是杂志和小册子最大的不同点在于:①定期刊印;②内容的多样性。“杂志”这个名词产生于西方,是英语 Magazine 的汉译,它起源于1731年在英国创刊的《绅士杂志》这一杂志的刊名。然而,Magazine 这个词原本来自法语 Magasin,具有“仓库(storehouse)”的意思。这就是说,杂志被比喻为仓库,储存着各种各样的内容,因此,把英语 Magazine 译为“杂志”,是有一定的道理的。^②

再看看“杂志”在其他国家语言里的含义,在阿拉伯语里,它具有①Emporium 即“中央市场”或“大百货商店”;②Ware House 即“仓库”、“贮藏室”^③ 的意思。

英语还把杂志称为 Periodical。Period 是“周期终结”之意,而后缀 ical 则表示“有关的”意思,加上这个后缀,就成为“与什么有关的定期刊物”。

综观以上西方语言里关于“杂志”的释义,可概述如下:

第一,把“杂志”称为“Periodical”,强调的是定期刊行。

① 美国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和信息学用语词典》第162页。

② 车培根:《传播学概论(下)》,汉城世英社1972年版第245页。

③ 鲁阿里·麦克莱恩:《杂志设计》,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版第1页。

第二,犹如仓库或宝库一样,具有多种内容,这就确定杂志要刊登各种文章。

第三,所谓弹仓是装载连发枪弹的器具,这是军事用语,鲜为人知,但它与仓库有相通之处,因为它是存放枪弹的。这也和照相机里存放胶卷的暗箱相仿,所以杂志也被解释为照相机暗箱,只要不停地转动,就会持续提供新的知识。

第四,也有人认为杂志类似随笔。上面曾把杂志比作照相机转动胶卷的暗箱,能不断地提供新知识,摄下事物的形象,以反映真实。而随笔则是随笔所至信手写出之意。杂志也是随时代的发展,如实地反映时代面貌。这是世界知名的杂志研究家沃尔斯利的论述。^①

第五,1835年英国人W·H·梅德赫斯特在中国上海发行了《遐迩贯珍》,一名《Chinese Serial》,把杂志称为“Serial”。这一用语和前面说明的“Periodical”相似,更多地侧重于连续之意。

第六,杂志也称“Journal”。1883年美国C·H·K·柯蒂斯创办妇女专门杂志《妇女家庭杂志》,十分成功。如果说上面提及的“Serial”是强调发行期限和连续性的用语,那么,“Journal”则更侧重于重视内容。

姑且先作以上五种^②说明,这是西方关于杂志的语义,而东方也与西方的语义相仿,这是因为杂志原本始于西方之故。但是,西方在初期并未将杂志称为 magazine,同样在东方,特

① 罗兰·E·沃尔斯利:《了解杂志》1972年第2版第6页。

② 原文如此。——译者